

手厥阴心包经理论发展探析

蒲永乐^{1*}, 蔡鹤云²

(1. 甘肃省中医院 糖尿病科, 甘肃 兰州 73005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手厥阴心包经作为中医针灸学理论当中人体经络系统的十二条正经之一, 如今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不过与另外几条经脉不同, 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缺失到完备的漫长过程。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模糊印象到《灵枢》当中的明确记载, 再到后世医籍如《针灸甲乙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中的新发展, 又有双包山人经脉漆雕和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上的新发现, 以及越来越多的现代研究与发展, 手厥阴心包经的系统内容和完整面貌已经逐步呈现出来。

关键词:手厥阴心包经;《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双包山人经脉漆雕;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经脉

DOI:10.11954/ytctyy.20230304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23)03-0215-05



The Past and Present Life of the Pericardium Meridian of Hand-Jueyin

Pu Yongle^{1*}, Cai Heyun²

(1. Diabetes Department,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Lanzhou 730050, China; 2.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uina, College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ericardium Meridian of Hand-Jueyin, as one of the twelve human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w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meridians, it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from nothing to existence, from missing to complete. From the *Arm-foot Eleven by Moxibustion* in the *Yin and Yang Moxibustion by Eleven* the fuzzy to clear records of *Miraculous Pivot*, to specialized record after acupuncture by *A-B Classic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Elucidation of the Fourteen Meridian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there were double chu tomb at baoshan human meridians carved lacquerware and the old officer mountain meridian paint the portrait of new discovery, and more and more moder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systematic contents and complete features of the manual Jueyin pericardium have been gradually presented.

Keywords: The Pericardium Meridian of Hand-Jueyin; *Arm-Foot Eleven by Moxibustion*; *Yin and Yang Moxibustion by Eleven*; Shuangbao Mountain Body Meridians Lacquer Carving; The Old Guanshan Meridian Xiu Portrait; Channel

- [18] 李灿东,甘慧娟,俞洁,等.从证的基本特征看健康状态辨识[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46-1549.
- [19] 贾晓璇,尹冬青.精神分裂症中医证候辨证分型标准专家共识[J].现代中医临床,2022,29(1):11-16.
- [20] 朱文锋.证素辨证研究钩玄[J].河南中医,2009,29(1):1-4.
- [21] 尹冬青,贾晓璇,李宝君,等.基于聚类分析的精神分裂症中医证候要素特征研究[J].环球中医药,2019,12(1):2-6.
- [22] JOACHIM,KLOSTERKOTTER,FRAUKE,et al.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schizophrenia:what has been achieved and where to go next? [J]. World Psychiatry,2011,10(3):165-174.
- [23] 梁卫勇.中医思维对辨证的要求[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1):1-2.
- [24] 薛飞,陈家旭.对“微观辨证”的思考与展望[J].中医杂志,2007,48(2):104-106.
- [25] 梁文杰,方朝义,丁英钧,等.实验诊断学在微观辨证中的价值评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2,32(4):543-546.
- [26] 刘婉婷.古代治疗癫狂证的文献整理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22-23.
- [27] 徐园园,贾晓璇.精神分裂症临床分期模型的研究进展[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8,39(2):213-216.
- [28] 叶珍俊,叶丽,李剑.中医望诊在精神科管理中的应用[J].中医药管理杂志,2021,29(24):308-310.
- [29] 陈翠薇,翁穗芸,刘松康,等.精神科急诊分诊标准化问诊流程的应用效果观察[J].护理实践与研究,2021,18(5):653-656.
- [30] 滕晶.从中医脉诊辨治精神萎靡状态病例3则[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2,19(7):83-84.

(编辑:张 吟)

收稿日期:2022-07-19

作者简介:蒲永乐(1989—),男,硕士,甘肃省中医院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传统针刺手法基础与临床。E-mail:494668132@qq.com

从中医学基础理论而言,人体十二经脉都有相应脏腑与之对应,但是因为现代医学并没有“心包”这个解剖概念,因此手厥阴心包经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相对陌生。《黄帝内经》认为心是“君主之官”,说明古人认为心作为人体基本器官之一,占据首要地位,该书又说“膻中者,臣使之官”,其中“膻中”即指心包,它就像君主的臣使一样保护着心脏,既把心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反映出来、代心行事,又保护心免受外邪侵犯、代心受邪。既往人体经脉系统的主体由十一脉到十二经,手厥阴心包经始终保持以一种最神秘的姿态,却又扮演着经脉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整个针灸学和中医学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有必要深入了解手厥阴心包经这段由从零开始到逐渐丰满的历程,本研究将在古代医籍记载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手厥阴心包经的发展沿革,剖析关于手厥阴心包经理论发展的前世今生。

1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记载

1.1 手厥阴心包经溯源

众所周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先秦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是现存最早关于经脉的文献^[1],但这两部古代文献之中均仅记载了十一条经脉,后世医家普遍认为与现在所熟知的十二正经相比所缺少的那条正是手厥阴心包经。《足臂》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足”和“臂”两个分目录来论述所载经脉^[2],其中有足脉六条,分别是足阳明、足少阳、足太阳、足太阴、足厥阴、足少阴;有臂脉五条,分别是臂太阴、臂少阴、臂少阳、臂阳明、臂太阳;其中确实没有出现“臂厥阴脉”。但是,在紧接着介绍臂太阴脉所主治疾病的时候,原文中说道:“臂太阴脉,其病:心痛,心烦而意。”^[3]这里令人不解,臂太阴脉之于现在的十二正经而言就是手太阴肺经,而其所主病证却可以说是与肺毫无关系,反而是心痛、心烦此类心系疾病。可见其实当时已经发现,除了臂少阴脉,在上肢内侧还存在一条经脉可以治疗心系疾病。

《阴阳》中虽然同《足臂》一样有十一条经脉,但其分别被命名为足钜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脉、耳脉、齿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足少阴脉、臂钜阴脉、臂少阴脉这十一条经脉^[4],其中同样载有其循行路线以及各脉之“是动病”“所生病”,里面还是没有直接提到“臂厥阴脉”或“手厥阴脉”等,但是《阴阳》论述的有关臂少阴脉循行的原文为“臂少阴脉:起于臂两骨之间,之下骨上廉,筋之下,出臑内阴”,

这段循行路线看起来似乎更应该是关于手厥阴心包经的描述。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虽然名为臂少阴脉,其实描述的是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路线^[5]。从《足臂》中关于臂太阴脉和《阴阳》中关于臂少阴的相关记载来看,虽然这两部古老的帛书中都没有直接提及到“臂厥阴(手厥阴)”的相关字眼,但是确实有与之相关的印象。

1.2 缺少手厥阴心包经的原因

从两部帛书中虽然不得而知手厥阴心包经的具体循行路线与详细信息,但是不难看出,当时已经认为人体除了手少阴脉之外,还有一条上肢内侧的阴经与心息息相关,只是相关描述较为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来说大概有二,一是当时认知水平和医学水平发展有限,这不仅包括人体结构与解剖的学问研究还很欠缺,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不完善,对于经脉学说、脏腑理论、心包学说的认识与发展都不成熟;二是当时学术观点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当时所主导的学术观点,而这些学术观点并非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发展不完善的结果。廖育群就在其著作《岐黄医道》中认为:十一脉理论的出现,不是一种经脉学说尚不完善的结果,恰恰相反,它可能是按照“天六地五”这种阴奇阳偶的数术观念决定的^[6]。“天六地五”是春秋时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组数字^[7],《国语·周语》认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又因天气清轻为阳,地气重浊为阴,将天地之数对应人体正好是六条阳脉五条阴脉共十一条脉。

2 《灵枢》中的相关记载

2.1 关于经脉循行

《灵枢》又称《针经》,是医家至典《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经络腧穴学、针灸学最重要的理论渊源。至《灵枢》始,针灸学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已经基本形成的经典经脉理论系统^[8],其中系统描述了十二正经的循行、走向、流注和所主病症、刺灸法等相关内容。《灵枢·经脉》云:“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其支者,循胸出胁……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9]这里所说心包经从胸中而起,属于心包向外络出,向下经过膈,历经而遍络上、中、下三焦,其分支从胸中分出到胁部,走至腋下三寸处(天池穴),再向上抵达腋下,沿着上肢内侧,走行于手太阴脉、手厥阴脉之间,下入肘中,沿前臂向下,行于两筋(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走入掌中,沿中指出其指端(中冲穴);另一支从掌心别出,沿无名指出其指端。这是关于手厥阴心包经

循行路线最为详细和具体的记载,也是为后世所普遍沿用的记载。

与《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相比,《灵枢》当中明确了心包经的命名,详细记载了其循行,而且不再有与手太阴、手少阴混为一谈的现象。

2.2 关于经脉流注与本经腧穴

《灵枢·经脉》中有“起于胸中……循中指,出其端”的记载。可知,手厥阴心包经由胸中走向手指末端,符合一般上肢阴经的流注走向规律,又有“循小指次指,出其端”,可见其与手少阳三焦经交接于无名指末端关冲穴。可是在《灵枢·经筋》中,却记载“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散胸中,结于贲”,在《灵枢·脉度》中也载有“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在这两篇文献中出现了由手指末端走向胸中的流注走向规律。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十二经脉经气流注的整体性与各部经筋经气走注局部性的差异。十二经脉互相交接为一个整体系统,其经气流注遵循的是从胸走手,再从手走头,然后从头走足,最后从足走胸这样一个循环无端的过程,以保证经脉之气流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周而不休,营养机体。故在《灵枢·经脉》当中,本经符合的是从胸走手的规律。而手厥阴心包之经筋作为本经的附属结构和连属部分,存在的主要作用应当是对本经的辅助作用,将肢体远端的经气向心包所在部位汇聚,以助本经经气更盛。故而在《灵枢·经筋》当中论述经筋时,其流注走向规律是由手走胸。至于《灵枢·脉度》中所言,也应当是局部单将手厥阴心包经拿出论述,而非将手厥阴心包经置于十二经脉整个整体系统当中而言,意在表达经气由远而近向心包之处汇聚。除了上述所言,二是《灵枢》本就是集各家之所言而成,故而才有同一经脉而不同规律的记载现象发生,不过这种可能性很低,也只是仅仅作参考用。

除了《灵枢·经脉》中有“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之外,《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心也,其原出于大陵”,《灵枢·本输》中记载“心出于中冲,溜于劳宫,注于大陵,行于间使,入于曲泽”,但是大陵、中冲、劳宫、大陵、间使、曲泽,此皆手厥阴心包经之腧穴,按照书中记载的孔穴位置与《灵枢·经脉》中所言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路线便可相佐证。《灵枢》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手厥阴心包经的经络循行,但是在腧穴方面还是与手少阴心经相混淆。这多半是因为心包代心而受邪,心有疾而多取心包经之穴治之,故而在记载手少阴心经腧穴时用的实际上是手厥阴心包经腧穴,当然也反映了《灵枢》在腧穴记载方面

并未完备。

2.3 关于主治病症与刺灸法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这是《灵枢·经脉》中关于手厥阴心包经主治与相关刺灸方法的描述。大意是当该经发生病变时,具体表现有手心热、肘臂部痉挛拘急、腋下肿痛、胸胁满闷、心动心悸、面色赤、目发黄、喜笑不止等。是主脉所生病者,此处“脉”非指单纯的血脉或经脉,而是指心脉,因为心主脉,所以“是主脉所生病者”其实就是说该经主治心系疾病,比如心烦、心痛、掌中发热。

后面部分又紧接着介绍了腧穴的刺灸方法,这其实不单单只是针对手厥阴心包经而言,而是《灵枢》中通篇树立的刺灸大法。当疾病发生时,邪气盛当用泻法,正气虚当用补法,热性病要浅刺疾出,寒性病要深刺留针。而关于热者疾与寒者留的问题,在书中也有相应的论述,《灵枢·九针十二原》有言:“诸刺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还有,当发生气陷类疾病时,应当多使用灸法,病证的虚实属性不明显时,当取本经穴位以治之。综合来说,《灵枢》中对手厥阴心包经的主治病证的总结已经相对全面,虽然没有精确提出每个腧穴具体应如何去刺灸,但是已然确立起来了刺灸法的大纲和基本原则^[10],这在针灸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3 在后世医籍中的新发展

《针灸甲乙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等后世医籍中,对于手厥阴心包经的记载基本上沿用了《灵枢》中的内容,在经脉循行、经脉流注、主要腧穴、主治病证以及基本刺灸法等方面都与《灵枢》的记载大同小异,但是,随着知识探索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中医针灸学理论体系的日趋完善,还在不断产生新成果,有了新发展。

3.1 腧穴数量增多并走向完整

《针灸甲乙经·手厥阴心主及臂凡一十六穴》中所记载的腧穴有中冲、劳宫、大陵、内关、间使、郄门、曲泽、天泉,双侧总共十六穴^[11]。除了腧穴名称,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各个孔穴的解剖位置。而且与《灵枢》不同,《针灸甲乙经》中将手厥阴心包经的五输穴与手少阴心经明确分开,分别记载了两经各自的“出、溜、注、行、入”。在《十四经发挥》中,又增加了双侧天池穴,心包经的腧穴数量达到了双侧共十八个^[12],至此,手厥阴心包经的腧穴已经较为完整。

3.2 刺灸法更加细化

在《针灸甲乙经》中,除了录用了《灵枢》中的刺灸原则之外,还明确指出了各个腧穴的具体操作,如“中冲……刺入一分,留三呼,灸一壮”“劳宫……刺入三分,留六呼,灸三壮”“内关……刺入二分,灸五壮”等。这样就详细确定了手厥阴心包经每个腧穴针刺的深度、留针的时间以及灸法的用量。

3.3 单个腧穴的主治更加具体

在后世这些中医针灸典籍中,除了有继续论述手厥阴心包经脉主治病症之外,对于该经中每个腧穴的详细主治和特殊主治也越趋具体,如《针灸大成·卷七》之“手厥阴心包络经”中记载:“内关,主手中风热,失志……实则心暴痛;虚则头强”“劳宫,主中风,善怒,悲笑不休……黄疸目黄,小儿龈烂”“中冲,主热病烦闷,汗不出……心痛烦满,舌强”等^[13]。于是,经脉和腧穴的主治更加广泛,对症选穴也越加便利。

4 双包山人人体经脉漆雕和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的发现

1993年,在四川省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出土了一具人体经脉漆雕,该漆人身上刻画了10条经脉,包括了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阳以及督脉^[14]。此后,2012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中又出土了一具经络腧穴漆人像,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络腧穴人体模型^[15]。这两具历史文物对针灸学来说无疑弥足珍贵,为经络腧穴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证据,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和探析手厥阴心包经提供了新角度。

4.1 双包山人人体经脉漆雕上的手厥阴心包经

双包山二号墓早年被盗,也没有出土文字资料,据考察,此墓时代应在汉武帝之前,可能相当于汉文帝与景帝(公元前179—前141年)时期^[16]。在木人上标有很多纵向分布的经脉路线,但均未说明经脉名称,身体正中的一条可认为是督脉,其他十八条纵行的主脉均在身体两侧左右对称分布,每侧九条,其循行路线与《灵枢·经脉》所记载的十二经脉中的九条经脉即手三阴脉、手三阳脉及足三阳脉的分布方式基本一致。漆雕上并无相应的文字刻画,在墓中也并未发现相关文献,后来研究者们根据考证确定了其中的手厥阴脉^[17]。由此可见,《足臂》及《阴阳》中并未提及的手厥阴心包经在双包山人人体经脉漆雕上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循行路线,但是其循行路线却与《灵枢》中所载和现代所认知的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所出入。

双包山漆人的手厥阴脉起自头顶部正中中线略前方(相当百会穴前一寸许,与循经此处的督脉会合),

并分为左右两支,各自向头顶外下行,在头部分别与足太阳脉、手少阳脉、手太阳的支脉交叉,经过颞部的耳前方下行至耳下部,与向后下行的手太阴脉交叉,经过侧颈部、肩部前上方、肱部、肘窝部正中、前臂、腕部,经过手掌心、中指屈侧,止于中指内侧端^[18]。虽然其主要分布还是在上肢内侧中央,但其却是自头部而起,这与后世所论的手三阴不上头面不一致,除此之外,据学者研究双包山漆人手厥阴脉只有本脉,没有支脉,其流注走向为从头至手的远心性流注^[16]。

由于双包山人人体经脉漆雕上只标有经脉,而并未标记相关腧穴^[19],因此,我们只能窥见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与流注的部分信息,而不能全面系统认识手厥阴心包经。

4.2 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上的手厥阴心包经

老官山经穴髹漆人像发掘于西汉墓中,其上标记红色粗线22条,白色细线29条^[15]。上肢6条白线呈左右对称分布,均由手走胸,与《灵枢·经脉》中的6条手三阴经大致相似^[15],而且根据同期出土的医简《经脉书》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对应上述三条经脉^[20]。

4.2.1 循行路线与流注方向 有研究总结出其上标记的手厥阴脉的大致循行路线为“中指内侧—掌中—腕—臂—行太阴少阴之间—交出手太阴之前—肘—臑内—腋前—胸前壁—左之右、右之左—(心包)”^[21],流注方向为由手至胸的向心性,这里的循行路线与双包山漆人又不尽相同,但其流注方向却与之前《灵枢·经筋》及《灵枢·脉度》所载一致。

4.2.2 经络上的腧穴 老官山漆人相较双包山漆人而言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除了经络路线,其上还清晰标注了许多腧穴点。据考证,这些腧穴点共119个^[15],其中双侧手厥阴脉上共发现3处疑似穴位点^[22],分别为右侧手厥阴脉与腕掌横纹中点相交处,疑似大陵穴;左侧手厥阴脉与腕掌横纹中点相交处,疑似大陵穴;左侧手厥阴脉与肘横纹中点相交处,疑似曲泽穴。这就显得老官山漆人上的手厥阴心包经较双包山漆人上的更加丰满。

5 手厥阴心包经的现代研究进展

5.1 手厥阴心包经真实存在

要证明前人古籍当中记载的手厥阴心包经循行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就要找到密匙去解开经络循行与机体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而这枚钥匙就是经络的循经感传现象。徐瑞民、张如心等^[23]通过实验100例手厥阴心包经的隐形感传线在体表定位,然后用低阻抗、高振动音两种方法进行检查,最后得出手

厥阴心包经主线循行与《灵枢》描述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手厥阴心包经真实存在,经得起现代科学实验的考验。

5.2 可治病症广泛并与现代疾病接轨

经过了丰富的现代临床与实验研究,手厥阴心包经的功用与主治不断扩展,而且可治疾病越来越从简易走向疑难。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发现,手厥阴心包经在古代临床应用广泛,在神经及精神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骨关节及肌肉结缔组织、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五官科、儿科、外科病和皮肤科等方面疾病的治疗中均有应用^[24]。陶亮^[25]通过统计现代文献发现,手厥阴心包经腧穴可治病症有数十种之多,且其中有大部分病名出现在近现代。通过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一个比较显著的成果就是手厥阴心包经疾病谱的不断扩展,而且与现代医学常见疾病和疑难疾病逐渐接轨。

6 结语

手厥阴心包经是人体十二条正经之中相对特殊的一条,通过一部部古代典籍的记载,到一步步现代科学研究的验证,终于将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虽然就当下而言,手厥阴心包经已经足以担负中医针灸系统的重要角色并指导临床治疗,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难以窥其妙并亟待解决,比如古代医籍的记载内容当中有许多矛盾之处难以理解,还有许多现代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少细节无法详尽解释,上述所述很多结论仍未明确,因此呼唤更丰富的古代文献的发掘和更精确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参考文献:

- [1] 林其盛.读解经脉[C]//中国针灸学会,大韩针灸师协会.庆祝中国针灸学会与大韩针灸师协会缔结姊妹学会十周年暨全国针灸新疗法新技术现场演示和疑难病症针灸治疗经验交流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针灸学会,2002:5.
- [2] 王乐.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中医文献考述[J].辽宁中医杂志,2005,24(5):409-411.
- [3] 郭世余.中国针灸史[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27-33.
- [4] 赵希睿,熊益亮,王群,等.早期经脉演变浅析[J].中医杂志,

2018,59(16):1354-1356.

- [5] 李瑞超,李岩,焦召华,等.手厥阴心包经刍议[J].山西中医,2013,29(6):37-45.
- [6] 廖育群.岐黄医道[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 [7] 欧阳八四.《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经脉循行比较研究[J].中医药信息,2016,33(5):98-101.
- [8] 刘清.经络概念及其基础理论溯源[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7.
- [9] 田代华,刘更生.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
- [10] 王浩然,贾红玲,张永臣.《黄帝内经》针灸系统疗法[J].吉林中医药,2016,36(3):303-306.
- [11]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M].黄龙祥,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85-86.
- [12] 张永臣,贾红玲,张学成.滑寿针灸学术成就简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40(5):464-467.
- [13] 杨继洲.针灸大成[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84-285.
- [14] 何志国.西汉人体经脉漆雕考——兼谈经脉学起源的相关问题[J].大自然探索,1995,4(3):116-121.
- [15] 梁繁荣,曾芳,周兴兰,等.成都老官山出土经穴髹漆人像初探[J].中国针灸,2015,35(1):91-93.
- [16] 马继兴.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J].文物,1996,4(4):55-65,98.
- [17] 梁繁荣,谢克庆,和中浚,等.西汉人体漆雕经脉研究[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4(5):36-39.
- [18] 马继兴著.针灸学通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89.
- [19] 梁繁荣,谢克庆,和中浚,等.从西汉人体经脉漆雕看早期经络学说[J].中国针灸,1996,4(4):49-52.
- [20] 邱科,曾芳,孙睿睿,等.成都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手三阴经循行考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4):1480-1482.
- [21] 邱科,周兴兰,孙睿睿,等.从西汉出土经穴髹漆人像看手厥阴经脉的循行演变[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0):1372-1373,1390.
- [22] 黄柳杨.老官山汉墓出土经穴髹漆人像手三阴经腧穴特点研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7.
- [23] 徐瑞民,张如心,TYMOWSKY J C,等.手厥阴心包经脉实验体表定位研究[J].中国医药学报,1987,4(5):21-22.
- [24] 吴嘉萍,娄必丹,李静,等.手厥阴心包经五输穴主治疾病谱的古代文献研究[J].河南中医,2021,41(2):174-180.
- [25] 陶亮.手三阴经腧穴主治症规范化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学院,2004.

(编辑:陈湧涛)